

强化科技教育人文教育协同 提高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肖志伟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第五个专题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系统观念,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高校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应坚持系统观念和改革思维,进一步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不断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具有内在一致的目标追求

科技与人文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引擎。科技以其强大的创新力和推动力塑造人的生活方式,人文则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关怀滋养人的精神世界。二者看似路径相异,但内在目标高度一致,都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的持续进步。

从人类发展史看,科技越发达就越需要人文的支撑。科技本质上是赋予人巨大力量的工具,而人文则为这股力量提供方向和约束。西方数次科技革命发生前夕都是人文兴盛时期,都伴随着深刻的人文思想解放运动,人们看待世界、对待知识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被不断重塑。人文的兴盛为科技革命创造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导向,人文精神所强调的对人的关怀、伦理道德的规范以及社会价值的追求,使科技革命具备了更强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基于此,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可以说是源出一辙、并行不悖、殊途同归。

从教育的本质看,高等教育的目标在于把学生培养成为完整的人。高等教育不仅向学生传授单一的知识和技能,还要让学生的各种禀

赋都能够得到均衡发展。学生要成长为完整的人,其理性之维需要科技教育培养、感性之维则需要人文教育滋润,这注定有赖于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同来实现。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虽然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效果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二者具有内在一致的目标追求,可以实现彼此的连贯沟通。一方面,科技教育的求真、人文教育的求善,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培养健全的人格、培育优秀的人才,从而实现人类的发展。另一方面,科技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调查、研究、实践能力,进而使其掌握科学规律、更好地理解 and 运用科学知识;人文教育则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使学生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深入理解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本质特征。二者都重视客观实际,教育引导学生在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

新时代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应改变对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非此即彼的传统理念,统筹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现二者的有效协同。

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需要

科技教育一般是指向学生传授技术知识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人文教育则是向学生传授人文知识的教育,旨在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推动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发展,源于对教育本质和时代需求的深刻把握,是新时代深化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是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对高素质人才迫切需求的必然选择。

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是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内在要求。科技进步极大地促进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当前,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的科技教育上升到了较高位置。此消彼长之下,人文教育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失衡,将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存在能力及心智上的不全面,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实际上,科学发展源自人的发展需求,科学在创造新技术以革新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为人文发展提供新工具、新方法,再创造和改变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发展出新的人文精神。因此,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是不可分割的,要强化二者的协同,让二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必然路径。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作用的因素,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培养大量创新型人才。就人才成长而言,只有在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相协同的环境中,才能实现科学与人文两种思维的同步训练,从而掌握广博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交叉知识,在认识上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知识鸿沟和观念差异,以实现全面发展,更好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为此,高校须强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努力培养和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构建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相协同的育人体系

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同,关键在于从教育理念上消除二者之间的对立。高校应以新时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主导,把相关教育

要素协同起来,构建更有效的育人体系。

改革教育体系。高校应转变教育观念,淡化专业界限,优化招生方式。在学科专业设置方面注重文理渗透,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上推动二者协同,并进行相应的课程设置调整、更新和优化,开设更多跨学科素质教育课程。应打破学科壁垒,鼓励科技与人文领域的学者进行交叉研究,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宽阔路径。

创新教学手段。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走向融合,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高校应坚持以数智化为驱动,为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开展提供基础支撑。应善于运用数智技术创新教学手段,用科技促进教学内容的高效传播与广泛交流,建设科技与文化相融的教学资源库以及体验设施等。比如利用数字技术建设文化体验馆,让学生领略现代科技带来的文化之美,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熏陶和教育,开阔视野、活跃思维、增长智慧。

优化育人环境。高校应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好现代科技文化,营造充满人文气息和科学氛围的育人环境。通过设立文化艺术节、科技文化节,举办丰富的人文、科学类学术讲座,组织学生参与科技与人文融合的创新实践项目等方式,推动学生在实现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同时,更深刻地理解科技进步与历史、社会、艺术、伦理发展等的相互作用。

总之,科技和人文相协同的教育,才是让学生科学知识和精神道德实现平衡发展的教育。构建高质量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必须强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同,以实现学生创新思维和人文底蕴的同步发展。

(作者系湘潭大学党委副书记,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湘潭大学基地研究员)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湘赣边旅游高质量发展

方宁

湘赣边区域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策源地,是人民军队的重要建军地,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湘赣边区域作为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其旅游发展承载着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老区振兴、践行生态保护的多重使命,在全国革命老区文旅融合发展中具有借鉴意义。

2024年5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要“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为新时代文旅产业转型指明了方向。随着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湘赣边旅游正面临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时期。近年来,湘赣边区域文旅产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井冈山打造“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数字体验馆,并发布了革命文物数字藏品;浏阳烟花引入数字燃放系统,形成了科技赋能的文化IP;醴陵耿传公祠、李立三故居依托360度全景技术构建了云端展厅,拓展了红色教育的时空边界。但对照新质生产力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区域旅游发展仍存在科技创新不足、数据挖掘尚浅、要素支撑薄

弱等问题,应加快补短板,推动湘赣边旅游高质量发展。

深化科技赋能,打造智慧文旅新体验。运用数字化手段实现红色历史的“数字永生”与绿色资源的“智慧增值”,破解景区体验同质化与运营管理低效问题。一是激活红色资源,打造沉浸式体验标杆。运用数字孪生、VR/AR、全息投影技术等,在浏阳秋收起义纪念馆、平江起义纪念馆等建设沉浸式体验场所,通过全景声光场技术,重现历史场景;依托“半条被子”“秋收起义”等经典题材,以数字技术革新演艺形式,让游客置身沉浸式演艺空间,领悟革命精神;开发“数字重走革命路”互动体验产品,让游客通过数字分身“参与”历史事件,实现教育性与体验性统一。二是构建智慧生态监测网络,推动绿色资源增值。针对罗霄山脉生态资源,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负氧离子、水质、生物多样性等数据,生成“生态健康指数”并嵌入游客导览系统,实现生态价值可视化和可感知。三是优化景区智慧平台,提升服务体验。依托游客大数据和AI算法,开发智能行程规划系统,提供景点、交通、住宿等一站式无缝服务,提升游览便捷性与体验质量。

激活数据价值,赋能协同治理与智慧营销。针对湘赣边各地区文旅数据分散存储、互通不畅等情况,搭建湘赣边文旅数据中心,实现三个整合。一是整合全域资源数据,驱动跨区域协同开发。整合湘赣边24县(市、区)的红色遗址、历史故事、生态景观、民俗技艺等资源,生成文旅资源基因库,借助三维激光扫描、影像采集等技术,实现文旅资源的数字化保存和活化利用;依托基因库开发跨区域协同产品,如开发“红色研学+绿色康养”路线,编制研学手册,并开发统一数字IP,应用于VR导览、数字文创等,塑造区域统一文旅品牌。二是整合全域客流数据,加强区域协同管理。依托“赣湘云”数据中心,建立文旅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打通两省景区预约、票务、交通数据,实现客流智能引导分流;建立区域联动监测预警机制,动态调度旅游资源。三是整合全域消费数据,助力精准营销与业态优化。挖掘多元支付数据,绘制湘赣边文旅消费热点图谱,整合电商数据,把握游客产品偏好;构建游客消费标签体系,区分客群需求,实现分众营销精准触达,并推动区域文旅业态按顾客需求进行调整。

强化要素支撑,夯实创新发展根基。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拓宽投融资渠道,夯实基础设施,强化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的要素保障。一是落实“引育用留”人才策略,破解人才短缺问题。搭建湘赣边文旅人才联合招聘平台,引进急需设计、数据分析等专业人才;联合两省院校开设“文旅数字运营”订单班,针对红色讲解员、非遗传承人等本土人才开展专题培训,分层分类培育人才;推动人才与项目对接,明确收益分成,并以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优惠政策增强留才吸引力。二是拓宽投融资渠道。可联合设立湘赣边文旅产业发展专项基金,重点支持红色文旅数字化改造;吸引央企、民企投资景区开发,支持本地中小文旅企业融资;通过互联网众筹,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民宿、非遗工坊等小微项目,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格局。三是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物联网、卫星导航等技术在重点文旅区域覆盖,部署智能导览、环境监测等数字化终端,推动智慧景区设施升级,提升文旅服务的数字化与智能化水平。

(作者系湖南女子学院副教授。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湘赣边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22YBA289)阶段性成果)

以湘超联赛助推湖南文旅深度融合

符小勇 刘克方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今年9月启幕的2025湖南省足球联赛(简称“湘超联赛”)带动消费、引流游客、激活城市经济作用明显,有力促进了全省文旅业发展。截至12月14日,湘超联赛现场观赛人数达220.54万人,赛事期间主场城市接待游客6015.2万人次,比赛期间带动消费总额达121.49亿元。当前,应进一步推动湘超联赛依托湖湘文化符号转化、产业融合创新和社会共建共享等路径,实现从单纯体育赛事向湖南文旅深度融合新引擎转变。

通过湖湘文化符号转化助推湖南文旅深度融合。文化符号的现代转化是推动文旅融合的深层动力。湘超联赛可通过激活、再造与凝聚三个环节,促进湖湘文化符号的现代转化。一是以赛事为载体激活湖湘文化基因。比如被网友们戏称为“告花子球场”的永州市体育场,经过50天极限改造完成了从老旧场馆到现代专业球场的蝶变;全省14支队伍的球员们都是绿茵必争,把“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湖湘精神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二是以符号再构造构建湖湘文化新标识。湘超联赛应通过现代创意手段,将湖湘地域文化符号与当代体育精神相融合,创造出全新的文化标识。比如在球队队徽设计上,

深度挖掘并彰显本土文化“密码”:长沙队融入“市花”杜鹃花、岳麓山轮廓及湘江流线元素,湘潭队呼应伟人故里的红色文化底蕴,常德队借鉴《桃花源记》水墨意境,邵阳队从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宝庆竹刻中寻得创意,湘西队萃取苗族、土家族的牛崇敬文化……应让新符号既保留传统文化精髓,又传递现代体育内涵,助力提升湖南文旅品牌的辨识度与吸引力。三是以情感共鸣凝聚湖湘文化认同。湘超联赛应注重加强健康球迷文化的培树,增进球迷对湖湘文化的情感共鸣与认同。让球迷在跨城为家乡球队和自己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的同时,切身感知湖湘各地特色文化风貌之美,实现从“赛事观众”向突破地域隔阂、超越单纯景观消费的“文化体验者”转变,为湖南文旅深度融合提供广泛而稳固的湖湘文化认同基础。

通过促进产业融合创新助推湖南文旅深度融合。产业融合是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湘超联赛可通过模式创新、场景拓展与动能转换,推动构建“体育引领、文旅协同、城市赋能”的产业发展新格局。一是构建“赛事+文旅”产业融合新模式。湘超联赛应进一步做活“票根经济”,鼓励全省各地面向参赛团队和广大观众推出景区门票折扣、住宿优惠、交通补贴等多元化福利套餐,深化“凭球票享优惠,以赛事促旅游”的消费联动。比如湘超联赛第10轮比赛期间,

游客在湘总消费达9.1亿元,其中餐饮消费3.7亿元、住宿消费4.6亿元、交通消费0.8亿元,为文旅产业带来了新的客源和消费流量,实现了体育产业与文旅产业的价值共生、协同发展。二是打造“体育+N”全域消费新场景。湘超联赛应着力营造白天观赛、夜晚游景、赛后消费的全天候体验,促进体育消费空间重构——从体育场馆延伸至城市商圈、文旅景区、休闲街区。湘超联赛第10轮比赛期间,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994.8万人次,其中省内游客占比86.8%,省外游客占比13.2%,全省过夜游客比例达30.2%,短暂的赛事活动转化为持续的城市体验,有效提升了文旅消费的深度与广度。三是以产城融合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城市是产业融合的空间载体,产业是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湘超联赛带动的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可为举办城市注入新的发展活力。比如常德市为承办联赛,投资1.2亿元改造柳叶湖体育中心,周边3平方公里区域因此完成道路拓宽、夜景亮化与商业配套升级。这种“以赛兴城、以城促赛”的产城融合模式,为城市转型升级提供了新路径。

通过社会共建共享助推湖南文旅深度融合。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人民福祉的共同提升。湘超联赛应通过全民参与、城乡互动、共建共享机制,促进发展成果惠及广大民众。一是践行全民参

与的体育共享机制。湘超联赛应坚持通过低门槛的参与条件、多元参与渠道以及亲民票价,打破年龄、学历、职业限制,使足球赛事回归大众娱乐本质,成为全民共享的体育文化盛宴,为文旅体融合发展注入广泛群众基础。二是搭建城乡互动桥梁。湘超联赛应致力于促进“城乡互哺”:城市球迷前往客场观赛时,引导其顺道游览当地乡村景点、购买农特产品,带动乡村基础设施改善和旅游服务升级;支持乡村居民入城观赛并体验都市文化,使赛事成为城市消费扩容与乡村资源变现的对接平台,为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新思路。三是创新共建共享的现代治理模式。文旅深度融合发展,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湘超联赛应着力探索“政府引导、经营主体、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文旅治理新路径:政府负责统筹协调与政策保障,经营主体负责赛事运营与市场开发,社会组织与广大民众则通过志愿服务、社群活动等方式积极参与。如此,既可确保赛事规范有序,又能激发社会各界的创造活力,进而形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

(作者均系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湖南科技学院地特约研究员。本文为湖南省重点马院专项课题“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哲学研究”(24ZDBM23)阶段性成果)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愈发凸显。深化民族文化国际传播创新,不仅是激活民族文化内在生命力的需要,也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战略路径。

做好内涵阐释,为民族文化国际传播注入共情价值。自古以来,对自然的敬畏、对和谐的向往就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多元,蕴含着与人类共同高度契合的精神特质,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比如中华民族一直秉持“和合共生”“天人合一”文化理念,其中云南纳西族古训“人与自然是兄弟”就传递了“敬畏自然,崇拜自然”的生态理念。为此,应深化中华民族文化内涵阐释,廓清各民族文化符号与中华文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逻辑联系,立足中国话语、中国叙事体系以及中国实践,在民族文化国际传播中注重夯实共情基础,增进情感共鸣,促进国际受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创新表达形式,拓宽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接受路径。一方面,善用数字信息技术、新平台,构建多渠道、立体式的新媒体矩阵,提升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速度、广度、深度。比如在某国政府禁止民众使用国际版抖音时,小红书成为深受国际友人欢迎并积极入驻的新社交媒体平台,为中外网友直接沟通交流提供了渠道。国外网友通过浏览中国网友在小红书发布的日常贴文,得以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真实生活,打破了之前受一些西方媒体歪曲报道影响而形成的对中国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将民族文化元素与现代国际通用的艺术审美、设计理念结合起来,创造出既包含中华民族文化元素,又兼具时尚潮流的文化精品。积极利用新媒体技术,将民族文化融入数字产品,制作短视频、动画电影、游戏等,利用不同载体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例如国产系列动画电影《哪吒》在全球创造了票房奇迹,让世界多国人民记住了这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中国形象;现象级游戏《黑神话:悟空》以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为蓝本,一上线便风靡全球,受到各国玩家热烈欢迎,深化了海外人士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与此同时,大量服装、配饰设计将富有少数民族文化气息的色彩和图案融合时尚潮流,打造出彰显东方美的艺术作品,让“中国风”跻身国际消费潮流领域。

构建多元叙事,以精彩的民族文化故事展现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出于“文明优越感”与意识形态偏见,对我国民族地区妄下断言,甚至进行恶意诋毁抹黑。鉴于此,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以民族文化展示为切入点,讲道理、摆事实,让世界看到我国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蓬勃兴盛。比如白族扎染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更承载着地域历史文化,吸引了全球游客前来体验鉴赏,日益走向国际舞台;湘西凤凰县打造的《苗寨故事》《巫傩神歌》等乡村旅游演艺节目,向中外游客展示了苗族迁徙史及其独具魅力的民族风情;自媒体博主可以通过镜头记录民族地区农家生活日常,向外界展现民族区域自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图景。

强化协同发力,构建民族文化全方位对外传播格局。提升民族文化国际传播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渠道、多形态、多层次的协同发力,久久为功。一方面,文化主管部门应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为中华民族文化国际传播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方针和战略布局,为文化传播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应激发文化企业的市场活力,推动民族文化工艺产品以及非遗技术、演艺项目“走出去”,比如让舞狮、龙舟、陶艺、竹编等走出国门,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增进海外消费者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知与喜爱。与此同时,教育部门应依托孔子学院、汉语桥等平台、载体,广泛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学术探讨,促进世界各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了解,增进中外人民之间的情谊。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